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六·相语事御前

2026-03-17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ろく あひかたら ごぜん 六 相語 ふこと 御前なり

辉夜姬来于地上次年六月初十。是日已至于伊势，若諏访与左大臣问答之日，细雨中。虽是大暑，竟感天寒。可见朝颜层叠，或咲或垂。池边迟莲，抑含抑开。

先时告高市皇子以七日将归，未想方六日，御前密使已至，以神器将我劝请，至于伊势。如今与师匠、琴音分住寝殿，二人侍左右。

如此枯山水甚无趣。因窃出大庭，寻近宫绝景不得，但有寻常山水。问处所名于原居宫中下人，告以上曰不可言。不觉浅笑，路上褰袂川边，又教祛邪，想是斋宫。依旧如在諏访，辰初作，三刻自净手五十铃川，已初参神殿，午时与下人膳。只未申无可远行，左大臣抑左大臣之上不许也。酉正巡游境内，日暮即静坐，读书神游。

物燥天旱，回想币使左大臣焦灼之意，便顾自取水净手，至神殿起式，面八咫镜而告。

“天照大御神命乎，于度会之、宇治之、五十铃川上之下津石根，声称辞、竟奉皇太神宫太前……”如此起式，不在神宫，亦非式定祝词，绝不合仪轨，但急切之情。在场下人无不色变惊慌，碍神言不可违不敢上前止。虽然，盖天照闻言色动之意，宫中殿上，皆可见镜中异光。

有诗云：

劝请明方山水外，醍醐设局入朝中。
巡游东国了无趣，祝祷问神伊势宫。

渡三日，竟雨。

是日正当出居殿读书，时唤琴音解释斋宫各事——选官之严，惯常之净……诸如此类，渐晓常式。

昏光斜照，有寮厅引密使来报：“传照世皇女至朝颜台。”

我心下自明何人传唤，合书敛裳，起身向门。密使自备车轿，不时独至路近旁，已有二侍从作男子装束，请我下辇。

于是掀帘下轿，缓步道中。独游市街，实在难得。来时特请师匠、唤琴音少歇，师匠笑看，随后垂眸：“姬君入世之始。”

道旁朝颜，此时零落。朝颜本该谢午时，盖整日阴雨故，竟残三两丛中，粘连紧闭，又或残瓣挂茎，飘摇轻纱中。败花之中，一人绯紫襖裳及踝，玉簪挽发。面容清削，眉宇凜然。然而眼角细纹、鬓边微白，亦可见涛刮浪打，些少疲惫。身旁女官眉眼柔顺，腰侧却见硬物凸起，举手投足警觉残心。虽着微服，不是此人，更待何人？于飞鸟净御原宫即位，丰苇原千秋长五百秋瑞穗国卅一代天皇，持统帝全矣——此谥号也，如今记事时如此称呼。我驻足欠身，双目微垂：“照世奉旨而来。”

女官之一为我展顺裳裾。持统帝御颜微笑一瞬，唤女官退下。女官退远，背对而立。持统帝挥手教我不必欠身，御口微张：“斯行不谬。”

我眼珠流转一刻，不语。

持统帝复语：“朕称病罢朝三日，斯行不谬。纪氏所言，有女能平建御名方神怒，便遣左大臣来求教。左大臣所言，有女言人神共性，敢言天照大御神命忧思，又道七日后归幽篁。七日，朝廷往来諏访至速三日，一来一回……实在催朕决断。”

我微欠一身：“臣女不敢。”

持统帝走近一步，目光如炬，逼近看我面容：“不敢？”又旋即退后：“能息神怒，原以为是何处山野有妖怪化形，稍显异能耳，左大臣与相谈，出语竟然不凡。斋宫四处皆朕耳目，又是三日前，告朕以‘照世皇女起式’，如今伊势久旱逢细雨。朕即称病罢朝以观奇女——如此汝竟信几分？”

我作揖：“臣女冒失，问陛下欲臣女信几分？”

持统帝顾自失笑：“大胆反问！”一女官微顾，似以目光请示御心，持统帝只摆摆手，教女官照旧远立。复言：“朕且信三五分。朕必欲亲幸，知晓何人竟能破我难解之局。”

我依旧作揖：“臣女惶恐。”

持统帝又近一步：“惶恐？不见得。朕看汝眼中无半分惶恐。宫中从未见汝，汝举止反像长住宫中之人……又更胜一筹。莫不是天人行乐，下凡作弄朕。”

我稍整衣袖，袖中双手紧抓又散开——细雨中已微湿。“未在宫中见过臣女，是臣女自幼随师匠隐居山中故。山中所见，鸟虫兽、草木花，春夏秋冬流转而已。臣女窃以为陛下行幸专来看臣女，若唯诺嚅嗫岂不扫兴？故只以此态来见陛下。”

持统帝眉头舒展，凝视。我迎上目光，只拱手而立，不发一言。

良久，持统帝绕至我身侧，并排而立。

“报上名来。”声色已不似方才不近生人，恰多一分亲昵。

“臣女本不须有名，若陛下必欲知之，可唤臣女……‘赞岐神无月’。”

“神无月。如今倒确是朕神无之月。”持统帝轻叹，探手出袖，以掌抚雨。游丝点颊，我亦觉发痒。

持统帝挥袖：“朝颜台上看朝颜。降霖半日，已残败尽矣。”又咏：

朝顔は 咲く期りなりに ひさかたの
出でず消えにし 雨に臥い伏す
沉眠春卒至，痴待许朝颜。
时节却难放，雨中伏倒潜。

我返歌：

朝顔の 期りといへば 昼ぞ越えぬ
雨降るゆゑや 臥うれど盛り
言称时节至，半日是朝颜。
盖拜甘霖故，强撑迟暮顽。

又作揖补一句：“以雨打风摧而不败之躯。”

持统帝侧首一看，复又远眺：“可有父母？”

我一怔。地上人皆有父母，然而持统帝此言何意？想是至亲之事，又想是皇族世系之争。只得将真事隐去，稍纂其事。于是我答：“臣女由养父母所养，翁媪故去后，师匠醍醐药师与一下人常伴臣女左右。”

持统帝复默然良久，任雨湿绯紫襖袖而好似不觉。

“生父母何在？”

我垂眸，回想神代种种：“不知，更不问。”

“不问？”持统帝挑眉。

我垂眸作戚然状：“问亦无用，已然不可追。中子云‘诸行无常’，诸神亦有难启之事。”诚然，尽是不可言说之事。难说与地上女帝。

持统帝莞尔：“斋宫忌词七言，倒是牢记。不可追，逝者流转、未卜之事，朕反不及卿达观。”

些微苦笑掺入笑颜：“朕随天武帝行新政，天武帝去岁崩。吉野之盟，朕与众皇子相拥，起誓不手足相残、争权夺利。高市皇子立为左大臣，川岛皇子告大津皇子谋反，朕……”

只见持统帝眼中晶莹。“朕赐大津皇子死。后立皇太子，然而皇太子多病……想及尚未下葬之天武帝，又不得不教朕忧心。有轻皇子年方五岁，朕想，若皇太子……”

“然而朝中皇亲横行，只顾自家权倾朝野。朕欲破旧弊，颁飞鸟净御原令，筹建新京……却适逢旱魃，天不降霖，朝廷各地，祈雨不应，又少斋宫奉天照大御神命之皇女，神意不通，言及迁都则朝中强谏，只待朕一崩薨，复各争其利，各立其主耳。”

持统帝转身看我：“朝廷各地，三出币使神官祈雨不应，独諏访有异闻上奏——有女子平神怒通神意。朕只当妖女妄言，左大臣亲往代为问答，归朝密进‘此女或可任’。”

持统帝再进一步：“朕欲再三思量，左大臣曰‘照世殿七日当返幽篁，自諏访归还已逾三日’。幽篁，幽篁何处？卿归幽篁，又何处可寻？”

我只道：“臣女不才，无德无能，不当陛下苦寻。”

持统帝再笑。“无德无能？能令建御名方神息怒，令左大臣密奏，令伊势久旱逢霖，毋出无德无能之辞。卿可知朕如今思虑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俯首作揖，斟酌词句：“臣女斗胆言，三事。

“其一，神意不通之事。天照大御神命乃陛下先祖，不答神意难以治国。

“则有其二，朝野动荡之事。皇太子体弱，大津皇子伏诛，诸皇子年幼，而陛下以女帝之身临朝，不知何时可有人发难。

“如此则有其三，身后未定之事。若干钧之一发有失，百年……臣女大胆，百年之后谁承社稷？”

持统帝少少哑嘲：“卿——山中修行，如何得知朝中事？”

我对：“大社神官所谈，币使所言，左大臣所问，书所得。陛下，臣女以为，朝中一举一动，关乎天下远近冷暖。”

风过莲池，轻荡涟漪。池心花叶已然败落，只有池边几朵残花仍放。

持统帝颌首：“卿所言三事，诚如是。朕自天武帝崩，如履薄冰。如今……”

持统帝背手踱步：“依惯常仪轨，斋宫必以内亲王任之，未嫁者卜而后定。先入初斋院，次迁野宫，斋三年方得参入伊势。”言毕，复望海天。

我本是外人，待混耳目为内亲王，卜定而后斋戒三年，不言皇位，独旱魃足乱天下。

“臣女乃天武帝与陛下壬申时所隐皇女，如今秘密斋戒修行于某处幽篁业满三年之期，可任斋宫代，以佐非常之时，教导次任皇女长成，而可复任斋宫。其时，臣女退下。朝中诸事，见神意则自平。”

持统帝拂袖遮脸轻笑。“卿——颇为大胆！”沉吟半刻，又正色：“朕今拜卿为伊势大神宫斋王代，奉天照大御神命，行斋宫之职，通人神之意——仪轨之事朕自有辞令。随从二人，仍随卿身，为王命妇。”

雨中，我仍欠身：“臣女愿受，效命陛下。”

持统帝虚扶，欲教我退下，又问：“‘师匠’，是何许人也？”

我垂眸：“师匠待臣女，如母子之亲。”

“善。”持统帝若有所思，挥手令我退下。

莲池残花，朝颜低垂，而紫衣女帝眉头已稍快晴。

下山时衣裳湿透。我心想，持统帝盖亦如此。师匠与琴音已候车前。琴音轻闪红瞳：“殿下，陛下所言何？”

我轻哂：“陛下道，拜我为‘伊势大神宫斋王代’。”

琴音一怔，喜笑颜开：“殿下——斋宫代殿下！”

我轻敲额侧：“还未成宣命，切莫乱说。”

归出居殿，师匠听罢琴音聒噪，只微微颌首。我望师匠灰眸莞尔。

有《一剪梅》：

秘请朝颜凋谢台。柔雨霏微，湿我衣裁。相逢相顾再相知，细道忧思，女帝何哀？

花谢莲池花卧歪。生前身后，顿首天涯。知音幸得共襟怀，三事三言，前路全开。

作者 忘櫻譚夜魔乐团 · 许可协议 CC BY-NC-SA 4.0